

他一生与海南的植物连在一起,被人尊称为“海南植物王”。

他少年时遭遇战乱,颠沛流离;他因家境贫寒,大器晚成;他中年时又逢“文革”,挨批斗被下放;他老年时病痛缠身却勤研不辍,却至死都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专著;他轻利薄财,清贫如洗,却空留一生遗憾。

他踏遍海南的山山水水,为海南 4680 多种植物进行分类鉴定,在海南发现了 27 个植物新种及新记录,极大地丰富了我省植物资料宝库。他长期采集调查,发掘出海南药用植物 3000 余种,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他一生学术硕果累累,却淡泊名利。2009 年 6 月 16 日下午 3 时 25 分,这位“海南最懂植物的老人”——钟义教授与世长辞,享年 88 岁。许多同行说:钟义的去世,是中国植物界的一大损失,而海南也从此失去了一本植物的“活字典”。



钟义教授去了 海南植物王谢幕人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海南日报记者王凯摄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③ 钟义生前在家中与他心爱的植物“对话”。

② 陪伴钟义多年的放大镜。

① 在不足十平米的书房里,钟义一生倾注了对海南植物研究的热爱。

钟义生平:

1922 年 7 月 8 日出生,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那历村人,中共党员。

他先后采集植物标本 4000 多种,在 1982 年,他公布海南岛维管束植物有 4200 多种,这比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出版的《海南植物志》记载的植物种类超出 700 多种;1993 年,他统计海南省维管植物多达 4680 余种,其中 600 多种为海南特有植物。他还发现了 27 个海南植物新种和新记录,海南千金藤、小叶千金藤、海南青牛胆、海南萝芙木……其中,发现的海南新种——海南地不容和小叶地不容的拉丁学名就以他命名的。

他 1952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森林专业,先后在华南垦殖局那大育种站、万宁县六连岭海南热带植物园、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海南引种驯化站、三亚市人民医院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科协、海南师专、海南师范大学工作。历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科协副主席、海南师专副校长、海南大学筹委会副主任、海南师范大学热带生物资源研究所所长、海南省人代会常委、海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、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。(小范)

狭小逼仄的书房里,堆满了植物书籍和生平手稿,残缺的放大镜依然立在书桌上的笔筒里,一本摊开的手稿上,放着一副旧损的老花眼镜。6 月 28 日上午,海南日报记者在钟义教授的书房里查看他留下的手稿,发现这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书房难以转身,而钟老竟在这里工作了将近 30 年。

粗糙简陋的书架上,手稿成堆,由于年代久远,加上经年翻拣修改,手稿发黄、卷边、破损。《海南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》《海南省志·植物志》《海南特有植物名录》《西沙考察志》……一部部手稿,记录着钟老毕生对海南植物研究的奉献。

在钟老家的阳台上,至今还生长着一株海南地不容,硕大的块状根茎裸露在泥土上,纤细的藤蔓攀越过阳台,是想聆听那再也不可能响起的老人回家时缓慢沉重的脚步声。

24 岁上初中,28 岁上大学

1922 年,钟义出生在儋州海头镇那历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。他的曾祖父、高祖父和祖父三代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。小钟义从小看着祖辈们能用普通的草木治病,觉得非常神奇,也就对山野间的植物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

然而,家庭贫穷,父母无力送他读书,带着他在家种田。钟义 10 多岁的时候,日本人侵入海南,为了掠夺海南的矿产资源,日本人抓了很多海南劳工去挖铁矿,钟义也被抓走。机智的少年钟义想方设法逃了出来。有一次被汉奸捉住用铁链锁入牢房,是乡亲们说情及钟义父母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牛才赎回了他。为了躲避日本人,他长期在白沙、五指山等山区到处流浪,对海南热带原始雨林有了更多了解。

钟义之子钟琼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,“父亲对亡国之痛深刻于心,即使到了晚年,每每听到《松花江上》这首歌时,都会泪流满面。”

亲历国难,钟义暗下决心要发奋图强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1946 年,钟义不顾家庭贫困,前往琼山中学读初中。这时,他已经 24 岁了。

为了解决学费问题,1948 年,26 岁的钟义考入琼山高级农业技术学校,这是当时海南唯一一所公立学校,不用缴学费,也不用缴生活费。在这所学校,一本由日本人正宗严敬编写的《海南岛植物志》激发了他的民族屈辱感和自豪感。他深感屈辱的是,海南岛的植物志竟是由一名“侵略者”来编写的;他坚信,海南岛的植物种类远不止 2666 种。

钟义凭自己的阅历判断,认为海南植物远远超过正宗严敬的记录。直到 26 岁,钟义才明确地立下了一生的志向——为海南编一本植物志。

1950 年,28 岁的钟义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森林专业,当时海南仅有两人考入该所大学。28 岁才上大学,似乎晚了。但大器不怕晚成,钟义就此奠定了自己一生从事植物学分类的基石。

辛苦遭逢,痴心不改植物志

1952 年,已届而立之年的钟义大学毕业。为了编写《海南植物志》,他放弃了广东省林业厅的工作,主动要求回到海南,进入华南垦殖局那大育种站工作。

“那时候,哥哥一直梦想着把海南的珍稀植物收集到一起,建成海南第一个植物园。”熟悉钟义的三弟钟平说,哥哥狂热地投入海南热带植物园的工作中,从 1957 年至 1960 年,钟义遍访海南的深山老林,采集各种植物标本。在 3 年里,他搜集了 2000 多种植物,引种栽培在海南热带植物园。

海南分布新记录——水椰,也正是钟义在那一时期发现的。水椰,是一种孑遗植物,非常珍贵。钟平回忆,发现水椰时,哥哥钟义曾遭遇台风,在野外被困了好几天。水椰的发现,轰动一时,还吸引了苏联同行专家前来考察。

似乎上天要故意苦其心志,1963 年,海南热带植物园被改为农场,钟义 3 年搜集的 2000 多种植物全部被拔掉,全园改种橡胶。

一波未平一波起。40 岁的钟义正值壮年,然而,在“文革”这样的动乱年代,个人就沉沦海中一粒不能自主沉浮的粟子。钟义被扣上“资产阶级黑尖子”等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,批斗、写检查。他失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搞科研的基本权利。1972 年,钟义被下放到崖县五·七干校养猪种菜。“父亲没有一蹶不振,他还是偷偷搞植物调查,采集标本。他还把植物知识用在了养猪上,他养的猪是最肥的。”钟琼芯说,父亲后来常对他笑谈这段经历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钟义进入崖县(现三亚市)人民医院工作。“他既不是医生,也不是药剂师,更不是医院领导。”当年的同事蔡声礼说,医院没给钟义安排任何岗位,但他什么工作都要去做。

曾在三亚市人民医院五官科当医生的周道璋说:“让人感到惊讶,他能从煮过的中药渣里,辨认出植物种类。”

80 多岁,他还在野外考察

“要干好植物学分类,没有别的窍门,只有寻找,不停地寻找,不停地采集植物标本。”这是钟老常对人讲的一句话。

曾任海南师范学院副院长的老干部王辉丰至今记得: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,钟义野外调查发现了一种新记录植物滨玉蕊。他发现后不是急于

发表论文,而是采回 3 棵种子在校园育苗。“三棵种子都发芽了,其中一株小苗送给了王越丰,现在仅余一株,长得粗壮高大。”王辉丰说,直到育苗成功,钟义才发表了关于滨玉蕊新记录的论文。

钟义的野外调查从未终止过。年近 70 岁时,他参加了海岛综合资源考察;70 多岁时,他到西沙、南沙考察,调查岛屿植物。甚至在去年,他还以 80 多岁高龄,应邀参加了野外考察活动。

海南大学热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植物学高级工程师黄世满说,钟老热爱植物分类研究,一次去海南岛西部调查回来送给他一小诗——

“鸡尖果熟木棉红,水墨枫香新叶浓。百里橡胶出嫩叶,岛西二月正春中。”

那字字句句,满溢着对海南植物的热爱。退休后,钟义仍精研不辍。同事黄澜回忆,“夏天晚上到他家里,发现他总是穿着野外调查的长裤长靴,原来他晚上要通宵达旦工作,穿成这样是为了防蚊。”

他穷其一生求索,手稿等身,却换不来一本公开出版的专著;荣誉证书、奖章、奖状几箱,却换不来金碧辉煌。他去了,想为后人留下一本植物工具书的梦想,尚未实现。

魂兮归去,空留遗憾

然而,集大成者,倾注着老人毕生心血的是《海南植物志》(补编),因为尚有钟老统计出的 1000 多种植物未收录进去,钟老希望能公开出版这本书。这样,即使在他身后,也能为后人留下检索海南植物的工具。

然而,老人一生轻利薄财,清贫如洗,没钱出书。“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。”在钟老家中,海南日报记者只看到一部小电视机、一台冰箱和两把电扇,别无长物了。房间满载的是书籍、手稿、笔记本以及各种植物标本。

钟琼芯默默收拾着父亲的遗物,两个大木箱里装满了钟老一生获得的各种荣誉:“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”、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、“全国老有所为精英”、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科技进步奖”、“优秀党员”……这是钟义留给孩子们最好的遗产。

3 月 16 日,在三亚老家过春节的钟老不幸中风,急送入三亚市人民医院治疗。6 月 16 日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。中午 1 时许,钟老在老伴、两个儿媳和侄子的护送下回三亚,下午 3 时 25 分,车行至牛岭,即钟老发现水椰的地方,钟老轻咳两声,氧气瓶里最后一个气泡湮灭了。

若海南草木有知,若海南草木有情,此刻当为钟老的陨落,低首垂泪。